

那人 那情 那乡愁

——刘震云印象

□邓少勇

► 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剧照。(本报资料图片)



► 电影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剧照。(本报资料图片)

► 电影《一九四二》海报。(本报资料图片)



今年11月,作家刘震云的作品影视化将爆发:《我不是潘金莲》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两部小说改编的电影要在同一时段登陆银幕,前者仍然是刘震云、冯小刚这对黄金搭档合作,后者则由刘震云的女儿刘雨霖执导。

刘、冯合作已有多部作品,大家是一种期待心理,而父女档,那期待是另一种心理,吊起了人们十足的胃口。

刘震云的作品充斥着浓郁的中原文化。刘震云说:“我的作品有一半跟故乡有联系,是故乡给了我世界观、方法论的培育和滋养。作为一介书生,我唯一能回报家乡的就是通过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南、了解新乡、了解延津,这是我对故乡的一种眷恋。”

刘震云的作品大多是对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态度的刻画,用冷静客观的叙事把无聊乏味的生活表现得丰富多彩。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仍然在延续这个风格:两个受了不公正待遇的普通人,在经历婚姻内外的刀光剑影时,想找人说句话是多么难。

和刘震云这个名字的真正交集是在2010年夏,几个记者和新乡市领导聊城乡一体化时,他特别提到了延津的王楼乡。王楼乡是延津的边远贫困乡,但该乡党委书记杨海峰抓住机遇,争取项目,全乡变化很大。

延津是刘震云的故乡,到了延津,才知道刘震云在家乡的名气有多大。延津人以刘震云这位老乡为荣,且不说真正和刘震云沾亲带故的,连刘震云同学朋友的同学朋友,七大姑八大姨的七大姑八大姨,一表表到八辈之外的亲戚都会时不时拉出刘震云炫一下,刘震云成了官方和老百姓对外来客人的自然话题。和县农业局一干部聊天,话不

王楼乡西老庄,他1岁多时被父母送到了姥姥家,从此他和姥姥相依为命,直到15岁当兵离开延津,姥姥对他情深似海。刘震云在延津土地上生活了15年,多部作品都是写故乡的人和事儿,这是叶对根的情意。

午饭间,杨海峰大谈刘震云的逸事,刘震云和他妻子郭建梅的姻缘也说得有鼻子有眼,说刘震云的故乡情结无处不在,娶媳妇也要找个老乡。

刘震云妻子郭建梅是滑县人,在北大低刘震云一届,学法律,毕业后一个成了著名作家,一个成了著名律师。

那次到延津因为时间太紧,考察时,坐车从刘震云老家门口匆匆而过,乡干部指了指刘震云的老屋,算是有了一点感性认识。

回来后找了几本刘震云的小说,《故乡天下黄花》《故乡相处流传》《故乡面和花朵》。故乡乡愁故乡情,满腔热血大中原。

2012年年底至2013年年初,电影《一九四二》热播,又闻刘震云女儿刘雨霖美国学成归来,要去延津开拍自己编导的第一部电影。职业好奇,我特别想去看看,看看《一九四二》还健在的老人,看看他们的后人,当然,对刘震云女儿的处女作也特别好奇。

电影《一九四二》的原著小说名字叫《温故一九四二》,小说叙述当年生活状况朴实白描,是刘震云特有的风格:“煮馍8块钱一斤”,“一斤麦子可以换二斤猪肉,三斤半牛肉。”电影《一九四二》则画面感强烈,直击人的灵魂,人在饿得走投无路时,人性就会被扭曲,卖儿卖女,甚至吃人肉。

感谢延津县委宣传部的协助,在一天宣

传干事的带领下,我到住在县城的刘震云父母家拜访。

闹市的一个胡同深处,一个两层楼小院,不大,很整洁。刘震云的妈妈干净利落,很盘大脸,可以想象年轻时的风采。

刘震云的爸爸,魁梧有型,尽管有点脑血栓后遗症,仍然可以看到当年政法领导干部的风范。

刘震云的妈妈热情地端出瓜子、花生、水果碟子,一边聊刘震云,一边不断地让我品尝各种本地特产,刘震云爸爸的任务是陪着,偶尔一笑。看得出,这家是女的当家。

“你一定要多住几天,震云再有5天就带他闺女刘雨霖一块回来了。孙女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电影学院研究生院导演系,这次利用老百姓置办年货这个时机来拍个微电影,影片名字叫‘门神’,秉承了他爸爸的乡情风格。”刘震云的妈妈说道。

我在延津宾馆,见到了两个制景师,他们说,这个摄制组还是《一九四二》的班底,冯小刚全力支持。

我到刘震云老家西老庄时,老屋老院正在紧锣密鼓准备中,《门神》的一部分外景要在这里拍。

《门神》的编导系刘雨霖一身。2014年,刘雨霖凭这个短片,获得奥斯卡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奖,同时该片还入围了法国戛纳电影节、日本东京电影节、意大利圣托电影节、美国百慕大电影节、金棕榈电影节等50多个知名电影节,获得了包括最佳短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剧本、最佳女演员、最受观众欢迎、评委会大奖等10多个国际奖项。

《门神》剧组在西老庄的后勤总管叫刘彩云,是刘震云二姑娘的重孙媳妇。《温故一九四二》的故事是姥姥给刘震云讲故事开始的:“你二姑娘一股人、三姑娘一股人,都去陕西逃荒了。”

刘震云对二姑娘的儿子“花瓜舅舅”有特别描述。“花瓜舅舅”解放后当过24年村党支部书记,说起1942年仍然不胜感慨:“麦收不足三成,有的地块颗粒无收啊!”

刘震云把看守老宅的“大权”交给了刘彩云,现代女儿刘彩云敏锐地发现了商机,经刘震云同意,她在临街盖了几十平方米的房子,搞了个“长远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”,当上了理事长,和几十户乡亲签订了2000多亩粮食供销合同。提起现在的生活状况她挺不住嘴地笑:“我们农民懂得科学种田了,现在大家都种优质小麦,去年打下麦子就地收购一块一毛五,今年已经涨到一块三毛三了,比普通小麦价格高一两毛钱呢!村里给表叔(刘震云弟兄仨)他们分的宅基地在老屋旁边,他们都在外边干大事,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,我请示他们后,就在路边盖了这个门市部,一是弄点小钱花,二是可以安心给他们看好老宅,‘守土有责’嘛!”

刘彩云是个风风火火的女子,一边拉着我去看她的门市部,一边还不忘指挥群众往老屋搬运玉米秸秆、老物件,为《门神》准备道具。

“花瓜舅舅”的大儿子叫石根,春节前石根的儿子要娶媳妇了,快要当“老公公”的石根忙着赶集为儿子置办婚礼用品。“花瓜舅舅”的二儿子公社接待了我,公社说起话头根本刹不住车:“震云表哥书里写了,那年咱卖个年轻女子买不回四斗麦,现在我们打的

麦子没地方放,去年我家种了17亩小麦,平均亩产1100斤,除了留下吃的,其余的直接卖给了‘粮食银行’,暂时用不着的钱放在那里还有利息,啥时候想使钱,可以随时取。吃饭问题早解决了,从改革开放就敞开了肚皮,全部吃白面也有20年了吧,春天时节偶尔弄点榆树叶、槐花伴点玉米面做蒸菜,那是吃稀罕。乡里从1998年为我们引来了自来水,解决了祖祖辈辈喝苦水的历史。”

我还见到了西老庄的“活化石”,她叫秦桂荣,那年她88岁,说起1942年还记忆犹新:“那年飞蝗吓人,飞蝗过去如刮风,遮云蔽日,没有外出逃荒的人在家弄个棍,绑上布条往沟里扫蚂蚱,那蚂蚱多得让人看了发慌。现在好得没法说了,吃不愁,穿不愁,人都掉到蜜罐里了。”

今年73岁的刘永祥是看着刘震云光屁股长大的,他说:“震云表弟有情有义,他还记得小时候我曾经给他塞过馍,那年我去北京,新乡市领导请他,他特意叫上我,那是我第一次进那么高级的饭店,菜我根本说不上名字,那迷幻的大厅让我有点晕。”

刘震云小说有1942年牛进堡的姑姑设香台求天保佑一节,设香台的老人早已作古,我请刘永祥去找他们家的后人。刘永祥转了一圈回来:“他们家都去城里逛了,现在农民再不用设坛祭天祈求老天保佑了,我们刘家逃荒要饭的解放后也都陆续回来了,现在各支系人丁兴旺,安居乐业,日子越过越红火。”

再到王楼乡政府大院,还是那间办公室,只是已经易主,给我们讲刘震云逸事的乡党委书记杨海峰升了,直接到新乡市扶贫办当副主任了,王楼乡分管农业的副乡长朱春风告诉我,王楼乡把盐碱地改造成年平均亩产五六百公斤麦子、六七百公斤玉米的旱涝保收田,全乡3.1万口人再也不用为吃饭发愁了。

《一九四二》里的延津人为了吃饱肚子,远走他乡逃荒要饭,70多年过去,延津已经成了全国优质小麦主产区,“全国第一麦”品牌开始叫响,茅台迎宾酒和茅台王子酒在用延津小麦,市场上畅销的法式软面包、蛋黄派、瑞士卷、“好吃点”饼干等名牌食品也多采用延津小麦,酒鬼湘泉酒灌装、物流项目落户延津,“冠生园”在延津建立年产2000吨休闲食品生产线,“克明”挂面以1天100吨的生产量在全国7个分厂中位居老大。

回程的路上我一直在想,刘震云的姑娘、舅舅、石根、刘彩云,四辈人用各自的生活见证了家乡70年的变迁,刘震云的女儿也接过了接力棒,仍然用文艺形式在讴歌这片热土。

“因为故乡是自己成长生活的地方,这种有意识的借助,往往会成为无意识的依靠。”直至今,刘震云一有时间,就会回到河南乡下老家,向那些没有学识却有见识的人汲取养分,刘震云对故乡的感情深到骨子里。

11月8日,我在电影院里欣赏这对父女的作品,故事情节耐人寻味,通过普通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展示人性的本源,观众深有共鸣。刘震云在首映式上表达了主题:展示一个女人的出轨引发的社会现象,专家认为这部电影表现的是普通人的精神史诗。导演刘雨霖在《一句顶一万句》的表现被专家和观众热评,喜欢的人称刘雨霖是中国电影的希望,不喜欢的人说这部电影叙述了一个绿帽子老公心路历程的庸俗故事。我说有争论是好事。

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主演毛孩、李倩、刘蓓、齐溪、李诺诺的精彩演绎为这部电影增加了相当大的色彩。

沁园春 赞“污染围城”集中整治

□姬欣欣

污染围城,万众惆怅,歧路难行。喜市委方略,琴心剑胆;不惜断腕,浩荡雷霆。百里怀川,群英逐鹿,踏破艰难志在胸。今回首、把赤诚作誓,不负苍生。

人民真乃英雄。顾大局,同心清战纛。治沉痾重患,斩除毒垢;再倡绿色,浴火重生。莽莽太行,浩浩黄河,勇立潮头唱大风。立壮志、向第一方阵,再续新程。

热爱秋天

□东 蓓

我热爱秋天,而且是非常热爱。

你不要说我矫情。我的这种情感,是有渊源的。我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豫北农村,秋天的许多记忆自孩提时刻录进大脑,40年的光阴如白驹过隙,很多事都淹没在岁月的深处了,只有那些关于秋天的记忆,还像一张完好如初的光盘,只要时令和情感的密码一拍即合,那光盘中所有的信息便会翩然飞出,在我的眼前色彩绚烂地呈现出来。

我会看到,红彤彤的高粱火一样燃烧在田垄,黄灿灿的玉米山一样堆在场上,白生生的棉花雪一样铺满街道。

我还会看到,成群的麻雀忽而落在地上叽叽喳喳地嬉戏着,倏尔又会哄然惊起,带着飞翔时的鸣叫和翅膀搏击气流的声响,在粮场上空追逐着、盘旋着,只要瞅准机会,随时都会俯冲下去,如千军万马。

我当然还会看到,一群跟我年龄相仿的小屁孩们,跟在突突响的“东方红”拖拉机后面,在犁铧刚刚掀开的光腻腻的泥土块上,用力地拍打着,印着我们的手印,啪啪作响。

我一样还会看到,大人们在犁耙好的地里来回奔忙着,或插着杨树枝或玉米秆,作着打埂前的准备,或三四个人一伙,齐心协力、汗流浃背地拉着木楼,一个人在后面聚精会神、步伐坚定地摇楼耩麦……

我看到和我记住的,当然还有很多,很多,正是这些在大人们看起来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微不足道的劳作,在我眼中 and 心里却构成了一道道最美的风景线,使我的少年时代充满了许多乐趣,也使我秋天有了一种天然的热爱。

我不想因说热爱一个季节而冷落了另一个或三个季节——因为,我对四季皆有感情。

但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拼命挣脱层层束缚,向外奔涌着;我热爱秋天!

这是一种真实的声音。我知道,我骗不了自己。

我说,我热爱秋天,不是因为我的内心情感多么细腻,多么丰富,而是因为秋天本身实在有太多值得去爱的理由。

你先去农村看一看,“秋天是收获的季节”这句话,在这里会被诠释得生动活泼、淋漓尽致。那铺天盖地到处都是的硕大的玉米棒,每一穗都似一部金色的经卷,那排列纵横有序、密密匝匝的玉米粒,就像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汉字,记录着播种的故事,蕴藏着成长的传奇,它们以饱满的姿态,翘首盼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,去捧起这每一卷卷经书,目光虔诚、饱含热泪地逐字逐句品读,读出管理的心得,读出收获的喜悦,读出来年更加美好的人生希望。

这时,你会惊奇地发现,你脚下的土地真的是仁慈的,宽厚的,博爱的,伟大的,自从产生了农耕文明以来,它在一茬又一茬、一年又一年地生长着庄稼,奉献着粮食,养活着一代又一代人,生生不息,它是那么无私,那么执着,那么坚韧,那么崇高,你不热爱土地,不热爱秋天,人类将失去生存的基础,面临饥肠辘辘的灾荒,难道不可怕吗?

你再去太行山上看一看,这一棵树叶变黄了,那一棵树叶变红了,这个山头色彩斑斓,那个山头层林尽染,全都变成了一幅又一幅巨大的油画。你竭力想去找那位手握画笔的巨匠,但你跋山涉水、寻来找去,却徒劳无功,踪迹难觅,而当 you 驻足歇息、漫无目的地四下张望时,它却漫山遍野,无处不在。它把作品呈现在世人面前,让所有看到这些作品的人,都心潮激荡,血脉偾张,都感到大气磅礴,不可思议。你,作为一名观众,无须任何高人指点,都会无师自通而又迫不及待地想对人表达出秋天的色彩最壮美、最动人这样一种真切感受。

你再仰头向上看一看。湛蓝如洗的天空,在几片白云的衬托下,显得更加高远,深邃,澄澈,神秘。猛一转身,你又会发现一行雁阵正从天空划过,空旷的天宇下,一个大写的人字,正在绘声绘色地把你带入一个自我淘漉、自我净化的境地。你这时给自己留出三分钟的思考,就会发现,在秋天里,你的胸怀一下子变得宽广了,你的思想一下子变得成熟了,你的人生一下子变得丰满了,你不想成为一个气宇轩昂、出类拔萃的人都难,你和秋天之间已经没有距离可言,秋天正在融入你的思想和灵魂,你正装饰秋天的语言和风景。

如果,秋天给了你这么多值得热爱的理由,那么,我相信你眼前的秋天一定不会是灰头土脑的,也一定不会是凄风苦雨的,更不会是破败凋敝的。

在农民眼中,秋天只能永远属于收获期待、播种希望的季节,他们绝不会有“世事一场大梦,人生几度秋凉”的悲秋之感。

多愁善感的诗人即使搜肠刮肚吟诵出了缠绵悱恻的诗句,但我觉得,那不是秋天的主题。秋天的主题,不是月光千里寄相思,也不是无边落木萧萧下,而是沙场秋点兵的豪迈,是天高地平千里辽阔。

秋天,是一位身着旗袍、肩披锦缎款款行走的中年妇女,风韵雅致,仪态万方,她不用涂脂抹粉、搔首弄姿,一样赢得万众瞩目,掌声如潮。

秋天,是一员威震敌胆、豪气凛冽驰骋疆场的骁勇战将,自是横槊气概,固有英雄本色,无须金鼓催马、摇旗呐喊,一样仰手接飞猱,俯身散马踏。就这样把秋天看在眼里,让秋天的色彩来缤纷我们的双眸,处处美景如画,风光无限。

就这样把秋天听在耳中,让秋天的音乐来环绕我们的耳膜,时时金声玉振,山欢水笑。就这样把秋天藏在心头,让秋天的感觉来美好我们的心田,年年激情飞扬,如痴如醉。

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黄橘绿时。

我,热爱秋天,用我的一生。

蒸在叶子上的馒头

□何青春

霜降已过,我回到了家乡。冰冷的细雨时时时续地飘了近20天,村庄泥泞而寥落。

晚饭桌上,弟弟端上冒着热气的馒头,“这馍是奶奶蒸的。”他说。我的心头顿时有温热驱散了寒意。馒头上带着久违的清香,岁月瞬间倒流。

“现在蒸馍还用叶子呀?”我问弟弟。“是的,用旱藕叶。”他说。

奶奶做得一手好茶饭,蒸的馒头也是出了名的好吃,而蒸馒头时在下面铺上一层叶子是她多年的习惯。

记得最初奶奶用高粱叶。采高粱叶是奶奶最上心的事情,每年总有那么两三天,习惯早起的她起得比平时更早。她整天围着灶台张罗一家人的吃喝,田间劳作也多忙于打理村边的菜园子。可那几天,她会到田野深处去,越过村北的大坝、村东的河流,甚至到外村的土地上。她说,得赶紧去打蜀黍(高粱)叶了!听说河东岸那块蜀黍地的叶子已有人打过了。

当高粱近乎成熟,失去几片叶子已伤不到元气,且叶子尚翠绿完好之时,便是打高粱叶的好时候。所谓“打”,其实就是采摘,不过想想采摘高粱叶时“喇”地往下一拽的情形,这个“打”字倒更贴切。

奶奶迈着小脚,肩上搭块毛巾,在一块又一块高粱地里流下汗水,她手脚麻利,每晌都能满载而归,身子掩映在一片翠绿叶子之中。

奶奶忙活了两三天,总算采足了叶子,接下来是整理储备了。整理高粱叶子的奶奶是沉静的,院子里的风偶尔摇下几缕秋风,屋檐前方圆通的鸽子窝口洒下一捧明媚的阳光,奶奶安详地坐在院子里,每次抽出几片叶子整齐地叠摆,再把叶首叶尾合在一起,用麻绳系牢,便是一把。看上去像蝴蝶结的一角,又像一枚厚实的花瓣。一枚,又一枚,那堆长剑般的叶子被一一抚去棱角,柔和地收了锋芒。当奶奶把所有弧度柔和的“花瓣”连缀起来挂到那根架在窗沿的竹竿上晾晒时,一朵朵“绿莲花”便盛开了。

奶奶满意地说,这一年蒸馍都不愁啦。晾晒在窗沿下的高粱叶在岁月里渐渐散了一起,用麻绳系牢,便是一把。看上去像蝴蝶结的一角,又像一枚厚实的花瓣。一枚,又一枚,那堆长剑般的叶子被一一抚去棱角,柔和地收了锋芒。当奶奶把所有弧度柔和的“花瓣”连缀起来挂到那根架在窗沿的竹竿上晾晒时,一朵朵“绿莲花”便盛开了。

馒头的时候,奶奶取下一把高粱叶放在盆子里,舀了满满一瓢清水倒进去,干枯的叶子渐渐柔韧起来,还泛着些光泽。灶台上嵌着两口铁锅,称为大锅、后锅。大锅通向后锅,后锅通向烟囱。大锅上蒸馒头算子已经放好,后锅的清水也已加足,奶奶麻利地捞起泡好的叶子,一片挨一片地铺在篾子上,不多不少,正好铺满。把揉好的馒头一个个地摆上去,罩上高粱秆和玉米衣编就的蓆蓆,这让生馒头发上一会儿了。等那些原本拘束着,怯生生地互不理睬的馒头活泛起来,挤挤攘攘地要往一起凑的时候,奶奶坐到灶前,用屋后扫来的落叶当引柴,很快

柴火便熊熊燃烧起来。

蒸馒头的时间,是一段慢慢的光光。火光映着奶奶的白发和脸上的沟沟壑壑,她沉默着,像是在想着过去的事情,又仿佛什么都没想。有时我偎依在她身边,帮她读《圣经》。她虽不认字,却常把一本《圣经》放在床头。她唯一求过我的事情,就是让我帮她读几页《圣经》;有时我和她一起望着灶里的火焰,出于一个孩子的好奇,问她一些过去的事情。她给我讲过她那被土匪打死的父亲,她早逝的母亲,也讲抚养一双儿女的前前后后……直到锅里飘出馒头的香甜。

馒头的香甜似乎是那个年代才嗅得出来。奶奶停了灶火,又等上一会儿,才到了掀锅的时候。她用食指蘸一下凉水,然后在热气腾腾的馒头上快速摁一下,摁出的小坑很快弹起,馒头平滑如初。奶奶这才满意地把馒头一个个地揪出来,顺手揭掉粘起的高粱叶。高粱叶虽贴着馒头经历了高温的蒸烤,待剥离时,却又利利落落。

奶奶把挨着锅沿的馒头给我,那上面有香脆诱人的锅焦,带着高粱叶的清香;她又把蒸过馒头的高粱叶,扔进牛槽,任老牛在咀嚼中打发一段悠闲的时光。

后来,家乡的年轻人少了,庄稼也逐渐单一,高粱在家乡的土地上渐渐消失,田野里再难看到它们高挑的身姿和那迎着阳光的红脸膛了。

没了高粱叶,又看不上粗糙的玉米叶,